

内阁决定4月1日公布新年号,但一些右翼势力希望在新天皇继位时公布

日本围绕新年号发布之争有何深意

陈鸿斌

今年5月1日,日本将更改年号,“平成”时代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过去了。新的年号在历经重重讨论后,将在4月1日公布。

据悉,现任日本天皇明仁将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59岁的皇太子德仁将于次日(5月1日)继位。这是日本近代以来首次天皇生前更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年初的记者会上表示,将于4月1日公布日本新年号。

但是日本正式开始使用新的年号,要从5月1日开始。197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年号法》,规定由日本首相指定一些学者,提出几个年号,咨询参众两院议长等人的意见后,再交由内阁会议决定。

提前公布有利于降低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虽然安倍政府已决定在皇太子继位前公布年号。不过围绕新年号是否提前公布,日本内部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斗争,背后有何深意呢?

早在安倍去年10月初改组内阁,新内阁在拍集体照之际,安倍的助理卫藤晟一郎就前往官房副长官杉田和博的办公室,商讨新年号发布时机问题。一见面卫藤就直奔主题:“如果在新天皇继位前就公布新年号,涉及天皇的尊严问题!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继位前就公布新年号,此举违反一代天皇只能有一个年号的规定。”但这一高压并不奏效,杉田反唇相讥:“考虑到各行各业为此需要相应的准备时间,必须提前一个月公布新年号。”

为何有此之争?早在1979年,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年号法》,仅短短两条:一、通过政令公布新年号;二、公布新年号仅限于天皇更替时。此法虽不涉及天皇,但如何解读该法却引发轩然大波。要求事先公布新年号的一派就此认为,公布新年号的权限在内阁,而右翼势力“日本会议”却在去年8月的机关刊物《日本的气息》上发表文章,认为只有在新天皇继位后再公布新年号,才能体现出“天皇的年号”之意。

作为一种国事行为,内阁关于新年号的公布,需要得到天皇的签署。如事先公布的话,那签署的只能是当时在位的天皇而不是即将继位的新天皇。在“日本会议”看来,天皇的在位和年号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从明治时期以来都是一任天皇一个年号。

明治时期的《登基令》对皇位的继承做出了相关规定,新年号经过作为国家元首的天皇的“敕定”后予以公布,这一制度强化了天皇与年号之间的关系。在右翼势力看来,皇室的传统和惯例是具有连续性的,只要不违背,即便法律并未明文规定也应继续沿袭这一做法。

而日本内阁作为日本国民的代表,是由国会指定并由首相领导的,既然是内阁公布政令,那年号就属于国民而不是属于天皇,这是水火不相容的原则分歧。

在杉田看来,内阁公布有关新年号的政令没有任何问题。如今天皇作为“国民持有的象征”,就必须得到国民的支持。如果因更换年号而产生混乱,那就可能使皇室和新年号失去国民的支持。因此,早在去年5月,首相官

邸就要求各政府部门做好新年号在新天皇继位的一个月前公布的准备工作,这是为了相关的运行体系有充分的时间来修改年号,将对国民生活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如今看来,安倍政府听从了杉田的建议,提前公布新年号,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右翼的图谋。

年号改变涉及日本社会各方面

天皇年号的改变对日本的方方面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其冲的是2019年年历的印刷。日本企业通常在每年的春季就已印好了来年的年历。由于2019年要更换年号,有些印刷企业索性在

2019年版的年历中取消年号。另外一些厂商只能采取变通做法:在2019年4月30日前印成“平成31年”,而5月1日以后则为“新年号”。

政府部门也同样需要对年号的更换提前做准备。由于目前无法得知今年的新年号,所以一些政府部门也只能回避年号而采用公元纪年。东京的一些资格

证书已如此做出变更,大阪府也已通知各部门在相关文件中采用公元纪年。而在中央政府,很多部门以往在信息输入中均采用年号,目前已更换为输入公元纪年。

目前,日本各行各业本就面临严重的人手不足局面,年号的更换已极大增加相关行业的工作量。



日本皇太子德仁将于5月1日成为新天皇。东京的商店推出皇太子德仁和雅子妃的玩偶以示庆祝。视觉中国

日本:一个非典型“君主制国家”

陈鸿斌

今年4月底,日本将出现首次在“内奏”的情况下,“改朝换代”:明仁天皇将退位,皇太子将于5月1日继位。于是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一个只有在这一时刻才会提起的话题:日本的国体问题。

日本自认为其国体是“君主立宪制”,但却是所有君主制国家中少数不称为“王国”的国家,因此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

所谓君主立宪制国家,就是由世袭的国王/皇帝担任国家元首,但国王/皇帝受到宪法的制约,统而不治,并不参与国家的治理。二战后,天皇虽然在外界被广泛视为日本的“国家元首”,但在目前的宪法体制下,天皇并不具有政治功能。不过,天皇从事的国事活动,实际上与国家元首没什么不同。

例如,每年例行国会开幕式由天皇主持并发表致辞;每位当选首相及新组建的内阁均须获得天皇任命;另外最高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的产生也同样如此,虽然这完全是一种形式,但是不可或缺的。首相每年还须数次向天

皇报告国内外形势,这一程序被称为“内奏”,既然是“内奏”,其内容当然不会向外界披露的。

首相出访归来,首先必须去皇官签到,表示“我回来了”,然后才能去官邸处理政务。这很像日本家庭,学生在放学回家后,一定要先说“我回来了”。此外,天皇的国事行为还包括签署大量文件,频繁会见到访的外国领导人,接受外国使节递交的国书,每年还要颁发勋章,会见各界知名人士等。此外天皇还负责宣布大赦令,批准日本与各国签署的条约等。天皇差不多每年都要出访,在国内外均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在国内,天皇更是频频视察各地,尤其是前往灾区慰问灾民。天皇所从事的这些国事行为,自然使各国将天皇视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

不过,二战前和战争期间与战后的天皇形象有很大的反差。当年日本军部就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了侵略战争。因此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审判中,是否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曾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作为对二战的反省,战后的日本对天皇的定位、功能和作用予以很大限制。在目前的宪法中,天皇仅作为“国家的象征”,因此目前

的天皇制又称为“象征天皇制”。对于目前的天皇应否视为“君主”,日本的宪法学者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在否定派看来,由于“天皇仅可从事宪法所规定的国事行为,不可问政”,因此天皇并不拥有政治权力,不再符合君主的定义,所以应将其视为君主制中的一个例外。众所周知,与君主制相对应的就是共和制,例如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实施的都是共和制。持这一观点的日本法律学者认为,战后的日本体制与此相类似,因此应对日本的天皇制另当别论。战后日本的国家形态是基于“象征天皇制”的形式上的君主立宪制,而本质上是议会制。

但在另一派学者看来,虽然目前实施的是“象征天皇制”,但天皇仍是世袭的,只要不主动退出皇室,则皇室成员的身份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这与宪法所强调的平等精神还是有抵触的,因此只能将其视为目前的宪法体制中的一个“特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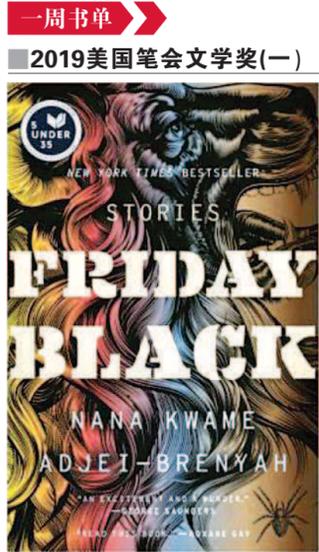
虽然早在从目前的宪法生效之日起,日本就从原先的“天皇主权”转换为“国民主权”,但日本政坛始终有一派势力力图恢复战前的天皇体制。例如虽然宪法规定只有内阁具有对外交往的功

能,但多年来日本政府实际上让天皇发挥了国家元首的功能。

目前,日本的“象征天皇制”之所以受到日益广泛的支持,从某种角度看是因为国民对日本的民主体制产生了明显的不满。而明仁天皇强烈的和平主义倾向与安倍全力推动修宪、扩充军备的思路完全是南辕北辙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除推动修宪以外,日本右翼势力还有一个夙愿:就是让天皇参拜靖国神社。昭和天皇最后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是1975年,但在1978年右翼势力将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合祭在靖国神社后,天皇再也不敢涉足靖国神社,这使日本右翼势力深感失落和无奈。去年明仁天皇更表示,在各学校升旗奏国歌之际不必强制要求学生起立,而皇太子甚至对用公款祭祀也提出质疑,由此可见这一“奢望”在可见的未来都只能是一厢情愿。

虽然日本皇室成员人数非常有限,而且如前所述天皇仅为“国家的象征”,但这象征远非可有可无的。天皇虽然不参与政治,但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却是无处不在的。天皇的定位、功能和作用今后是否会出现某些微妙的变化,值得拭目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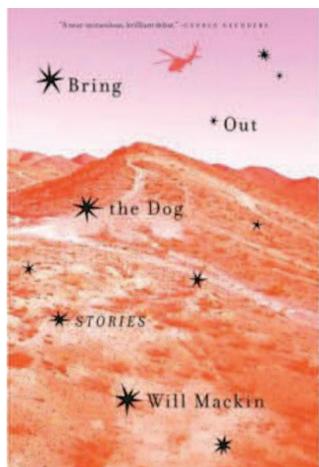


《黑色星期五》

【美国】纳那·阿德吉-布兰耶

《黑色星期五》包含了12个短篇故事,加纳裔作家阿德吉-布兰耶直面美国社会的种族和文化问题,剖析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非人性的一面,探索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中应如何为人类而战。

这些故事集中了美国社会中的暴力、不义和荒诞,每天困扰着美国年轻黑人的麻烦与困境:一起枪击案后,受害者和枪手都身陷牢狱;一个游乐场让参与者在游戏中追击“恐怖分子”或射杀“入侵者”,而这些“恐怖分子”和“入侵者”都由少数种族的演员们扮演。(水手图书 2018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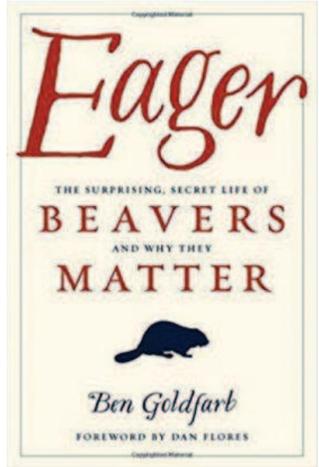


《把狗带出来》

【美国】威尔·麦肯

《把狗带出来》包含11个故事,作者麦肯记录了他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特遣部队的多次行动。麦肯一开始用油笔在自己前臂内侧记下笔记,后来用弹头将一些文字记录在军用自热口粮的包装袋上。只要有空,他就把这些笔记抄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几年后,他将这些内容写成了这本书。

作者以故事的形式,展现了现代战争中最为精英和隐秘的圈子里的生活。在这个紧密联系的世界里,同时存在着古老的信条,难以置信的成功和对失败抱以的同情心。(兰登书屋 2018年3月)



《渴望》

【美国】本·戈德法布

《渴望》获得爱德华·威尔逊科学写作奖,这一奖项致力于表彰在物理或生命科学领域的文学写作,奖励那些把复杂的科学概念传播给非专业读者的图书。作者本·戈德法布是一位环境记者,他向我们揭示了人们对于美好景观的现代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书中讨论了北美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景观如何变化,以及海狸如何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图书出版社 2018年7月)

相关链接·美国笔会文学奖

2月26日,美国笔会官网宣布,《黑色星期五》获得吉恩·斯坦因图书奖,《把狗带出来》获得黛安娜·纽曼短篇小说奖,《渴望》获得爱德华·威尔逊科学写作奖。自1963年以来,美国笔会文学奖每年授予20多个不同的奖项,表彰当年不同类型的杰出文学作品,获奖书籍涵盖了小说、非虚构、诗歌、传记、体育写作和翻译等多个领域。

行走世界

陆舒文

在风靡全球的迪士尼动画片《疯狂动物城》中,一种奇特的植物成为朱迪警官破获食肉动物失踪案的重要线索。这种能够开出蓝紫色美丽花朵,球茎被公牛警长误认为是洋葱的经济作物,有一个极具误导性的中文名称——藏红花。而事实上,这种被冠以“藏”字的鸢尾科草本植物并非中国西藏地区的特产,而是源自另一个文明古国——伊朗。

作为一种耐旱植物,藏红花最适合生长在最低气温不低于零下20℃,最高气温不高于35℃且气候干燥的地区。于是,有着水土和气候双重优势的伊朗东北部地区,成为藏红花最早的培植地。上千年来,与阿富汗接壤的霍拉桑一直是全球藏红花的最大产地,但长期以来,这一事实并不为世人所知晓。

在国人看来,“藏红花”必产自西藏,这样的误解源自它的中文译名。究其原委,可追溯到《本草纲目拾遗》等本草专著。原来,这种产自西域的草药最早通过丝绸之路经藏区抵达中原腹地,于是被一系列本草专著误以为西藏所产,便称之为“藏红花”,并沿用至今。《中华本草》虽正确阐述了藏红花经印度转至西藏,后运销内地的历史,却将其原产地错误地注解为西班牙。事实上时至今日,仍有大量西方人认为西班牙是全球最大的藏红花产地。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伊朗曾经将出产的藏红花大量出口到西班牙,在当地分装后销往世界各国。

每年11月前后,藏红花在伊朗霍拉桑地区大量盛开,全球每年消耗的藏红花中,有八成以上产自这一区域。天气晴好的上午,成片的藏红花沿着公路朝雪山铺去,紫色的花瓣映衬着红色的花蕊,



伊朗女工正在采摘藏红花的花蕊。视觉中国

在阳光下无比艳丽。天气阴沉时,花骨朵儿隐藏在绿色的草叶之中,远远望去,仿佛只是草草一片。价格不菲的藏红花并不娇嫩,破土而出的草叶叶叶踩踏,依旧能孕育出秋天的花朵。每一朵藏红花只能奉献三根花蕊,且只有红色蕊头部分才具备良好的药用价值。花农们将盛开的花朵采摘下来之后,在第一时间取下花蕊,用剪刀分离红色与黄色的部分,待晒干后,再送往集散中心出售。有花农介绍说,从8公斤的鲜花中大约能采摘出1公斤花蕊,晒干后的成品分量则更轻。

从伊朗第二大城市、拉扎维-霍拉

桑省会马什哈德前往伊朗南部,一定会经过位于荒漠和群山之间的喀什马尔。这个很少有游客到达、没有一座宾馆的小城镇,便是伊朗最大的藏红花集散地之一。每年11月前后,城区广场周边的沿街店铺聚集起大量藏红花商人,他们从花农手中收购新鲜的花蕊,按品级分装定价,再进行出售。虽然售价不菲,但收购价格基本透明,常常张贴在店铺门口,令花农们一目了然。

伊朗将藏红花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这一分级方法同样被全世界所认可。特级藏红

花音译为“涅金”,其特点是花蕊长、全红不带黄根、花蕊完整不碎、干燥不含杂质。一级藏红花也被称为全红藏红花,特点是花蕊短小、碎末较多,虽然也是不带黄根的全红花,但不完整,断裂较多。相比特级藏红花,一级藏红花品相尚可,价格实惠,是伊朗当地民众消费最多的级别。二级藏红花的最大特点是花蕊不全红,尾部带有一些黄头,品相外观上相差很多。三级藏红花带有完整的黄根,通常扎把出售,暗红的花冠配以金黄的花把,倒也别有一番观赏价值,因此在旅游市场较为常见。至于黄根藏红花看起

来更像玉米须,基本没有药效,当作下脚料用来染色或许还能勉强一试。

对于中国人,藏红花或许只是活血化瘀的中草药。但对伊朗人,它却是一日三餐不可或缺或重要的香料和染色剂。色彩缤纷的伊朗“颇罗”,在白色米饭上方覆盖一层经藏红花水浸泡后呈现金黄色的米粒,并配以两三块澄黄的锅巴,艳丽的色泽常常让人食欲大开。香气四溢的碳烤鸡肉,在腌制过程中会加入藏红花和洋葱上色调味,虽然口感偏柴,倒是在“色”“香”上加以弥补。口味独特的冰糖红茶,在饮用前需将添加了藏红花的、金黄的、形状似狼牙棒的冰糖块放入浓郁的红茶中,待溶解后散发出独特的芳香,将浓茶的苦涩很好地掩盖。还有一道被称为“塔钦”的主食,在焖制米饭时加入藏红花、鸡肉、酸奶和红色浆果,丰富的色彩、扑鼻的奶香、绵软的口感,为当地人和游客普遍喜爱。藏红花在伊朗的地位虽不及茶对中国人的影响,但它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波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药食同源的藏红花是否真的像《疯狂动物城》里描述的那样,具备让人“发狂”的神奇功效?从我国的古今资料来看,无论是明代的《本草纲目》,还是元代的《饮膳正要》,似乎都未提到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根据国外WebMD网站的信息,大剂量口服藏红花可能会导致中毒反应,导致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出现兴奋和冲动等行为。此外,在伊朗作者法劳马勒齐所著的《伊朗旅游指南》中,也曾写到“有人喜欢吃藏红花会使人发笑,但过量食用会导致异常地发笑”。